

黑色大亨

HEISE DAHENG HEISE DAHENG



〔美〕哈洛德·罗宾斯 著

汪一帆 陈迪译



文艺出版社

黑色小说

【美】哈洛德·罗宾斯 著

汪一帆 陈迪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HEISHE DAHENG

HALUODE LUOBINSI ZHU

WANGYIFAN CHENDI YI

CHUNFENGWENYICHUBANSHE

Harold Robins
THE PIRATE

根据美国 Gulf & Western
Corporation
1985年版译出

黑色大亨

Heise Daheng

〔美〕哈洛德·罗宾斯

汪一帆 陈迪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28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³/₄ 插页:2

1989年5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301—26,300

责任编辑:王强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249-7/I·234 定价:4.80元

内 容 提 要

美国作家哈洛德·罗宾斯是全世界无可争议的“畅销书之王”，他的小说总销量已达30,000,000册，从而使他一跃成为百万富翁。

《黑色大亨》就是使他声誉鹊起的长篇力作。

主人公贝达尔是一个身世隐秘的阿拉伯大富豪，一个极端的恐怖组织为了控制贝达尔，将其女儿利拉骗到秘密营地受训，然后派到贝达尔身边作他们的眼线。贝达尔的美国妻子乔丹娜是个淫荡的女人，她随便和别的男人睡觉。恐怖分子尤索夫看清了她的本性，便设了个圈套，把她和一位犹太人私通的情景偷偷地录了相，以此要挟贝达尔。贝达尔制造了一起车祸把尤索夫暗杀了。被激怒的恐怖组织绑架了贝达尔的妻子儿女，并向他提出了苛毒的条件。贝达尔组织了一个营救人质敢死队，甚至聘请了阿拉伯的敌人——犹太人本·伊兹拉作敢死队顾问。经过一番激战，所有的人质被救出来了，但是，犹太人本·伊兹拉却倒在血泊中身亡，而贝达尔永远也不会知道，倒下的是他的生身父亲……

序 幕 1933年

风暴已经持续到第八天了。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风暴。就连年迈的驼队监护人穆斯塔法也从未经历过这种风暴，驼队里那些毛头小伙子就更不用说了。

穆斯塔法把裹布紧紧地贴住自己的脸，步履艰难地向驼队主人福厄德的帐篷趑趄而行。穆斯塔法不时地停下脚步透过裹布上那窄窄的缝隙朝外看，他要确准自己是不是迷失方向走出了那块赖以栖身的小绿洲而进入了狂沙正舞的大沙漠。他每次驻足察看时，一颗颗沙粒便象子弹一般向他劈面射来，仿佛要撕开他的皮肉钻进他的肉中去似的。穆斯塔法在福厄德的帐篷外面清了清嗓子吐出了一口浓痰，但他吐出来的却不是粘湿的痰，而是干结的沙粒。

福厄德坐在小桌子旁的一张椅子上抬头看着驼队监护人。他身旁那张桌子上油灯的火焰在摇曳晃动着，虽然没有什么亮光，但却在黑暗中洒下了不少投影。福厄德缄口不语。他有着巨人般的身躯，但却不娴于辞令。

穆斯塔法直起他那不到五英尺的身躯。他每次对驼队主人说话时总是采取这种毕恭毕敬的姿态。他说：“真主的眼里揉进了沙子，他目不能视，看不见我们了。”

福厄德哼了一声，他找到了表达的言辞：“他妈的，”

他说，“既然我们已去过了麦加☆，在我们回家途中他还会视而不见吗？”

“空气中飘荡着死亡的气息，”穆斯塔法执拗地说道，“就连骆驼都能嗅到死亡的气息了。这些骆驼现在显得心神不定，这在过去是从未发生过的。”

“把毯子盖在它们的头上，如果它们什么都看不见了，它们就会进入梦乡的。”

“我已经试过了。”穆斯塔法说道，“可是不行，它们把毯子全都甩掉了。我已经在沙漠里掉了两条毯子了。”

“那就给它们嚼一些大麻吧。”福厄德说，“不要过量，过量了它们会发疯的。只要他们安静下来就行了。”

“这些骆驼会接连睡上两天的。”

福厄德抬头看了看他。“这没关系，我们现在反正不去任何地方。”

可穆斯塔法不肯让步。“这是个不祥之兆。首领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是个好人。”福厄德答道，“他不怨天尤人。他一面照顾他的妻子，一面朝着麦加的方向祈祷。”

驼队监护人的两片嘴唇叭嗒叭嗒地作响。“你以为他们去朝圣过了，他们的祈祷就一定会有效吗？”

福厄德脸色坦诚地抬头说道：“所有这一切都得由安拉来安排。她马上就要生产了，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生一个儿子。”穆斯塔法说，“我祈祷安拉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尽管他是个好人，三个女儿可也是个不轻的负担呀。”

☆：麦加在沙特阿拉伯境内。

“生一个儿子。”福厄德重复了一句。“安拉是仁慈的。”说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的个头比穆斯塔法高出了许多。他冷不防地吼道：“蠢驴，听着，回去安抚你那些骆驼去吧，否则我就把你这把老骨头埋到驼粪里去。”

那顶大帐篷架在绿洲的中央，帐篷的两边耸立着四棵高大的棕榈树，那四棵枝叶茂盛的棕榈树在从帐篷里射出来的灯火照耀下熠熠生辉。帐篷主室的四角放着一盏盏电灯。从一道屏幕的后面传来了油动发电机所发出的轻微响声。火盆上烤肉的悠悠香味从另一道的屏幕后面飘来。

塞米尔·埃尔·菲医生撩起屏幕走到帐篷外边将帐篷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他想看看风暴是否还在肆虐，这是他今天第二十次观察风暴了。

沙粒透过缝隙猛击他的眼睛，他既无法看见位于帐篷上方十五英尺处的树顶，也无法看到绿洲的边缘，那儿翻腾的沙土好象变成了一堵高耸入云的墙直冲云霄，他赶紧合起帐篷的缝隙。他一面用手把眼睛里的沙粒揉出来，一面朝帐篷的主室走去。帐篷里的地上全部铺着柔软的毛织地毯，菲那双拖着拖鞋的脚落在地毯上时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他的妻子娜比拉抬起头来看着他。“还是老样子？”她用她那柔和的声音问道。

他摇了摇头，“还是老样子。”

“你知道这风暴何时才能停啊？”她问道。

“我不知道。”他答道，“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风暴就快停止了。”

“你后悔吗？”她用和婉柔顺的声音问道。

菲走到她坐的椅子旁低头看着她说道：“我不后悔。”

“如果不是我固执己见，你是不会来朝圣的。”

“此番朝圣，并不是因为你的坚持我才来的，而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但是你并不相信此番去麦加朝圣，会给我带来什么变化。”她说，“你告诉过我，孩子的性别在受孕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

“这是因为我本人是个医生。”菲说道，“但是同时我也是个信徒。”

“如果将来出生的孩子是个女孩呢？”

他闭口不答。

“那时你就会把我休了，然后象亲王所希望的那样再去娶一个妻子吗？”

他把娜比拉的手捏在自己的手心里。“你真傻，娜比拉。”

她抬起头看着他的脸，她的眼睛周围有一圈黑影。“我快要临盆了，心里真有点怕。”

“没什么可怕的。”他用宽慰的口吻说道，“而且你肯定会生一个男孩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那孩子的心跳声完全象一个男孩。”

“塞米尔，塞米尔。”她嗫嚅道，“你这么说是为了让我放宽心。”

他把娜比拉的手按到他的嘴唇上。“我爱你，娜比拉。我不想再娶妻子，再要另一个女人了。如果这次我们没能生下个儿子的话，下一回准行。”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下一回了。”她声音哀恸地说道，“你父亲已经对亲王说过了。”

“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可以去英国。我可以到

那儿去教书，我在英国有好些朋友。”

“不，塞米尔，你施展才能的地方是在国内，我们的人民需要你。你已经在用你所学到的本领帮助他们了。有谁会想到，你从英国带回来的厚本是想用在手术室里的发电机，最后竟然会用它把电灯光带到了我们的国土上。”

“也给我们的家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他补充道。“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东西，我们不再需要这些财富了。”

“但是只有你才能看到财富用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并不好，而用在多数人的头上才是件好事。不，塞米尔，你不能走。我们的人民需要你。”

他一言不发。

“你必须向我保证。”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如果生下来的是个女孩，你就让我去死，没有你我无法生存下去。”

“这场风暴，”他说，“肯定是这场风暴在作怪。只有这场风暴才能解释你脑子里所产生的这种疯狂的念头。”

她的目光在他的注视下垂了下去。“不是这场风暴。”她喃喃地说道，“我的背已经开始痛了。”

“真的吗？”他问道。根据他的推算，比预产期提前了三个星期。

“我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她平静地说道，“我知道，第一次背痛是在两小时之前，而最近一次是在刚才你出去看风暴的时候。”

穆斯塔法的头上盖着三块毯子以此阻挡风暴对他的袭击。他的身子靠在身边的骆驼上用它散发出来的热量取暖。他已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来到了洒满金色阳光的天堂；

还梦见了天堂中的美女，她们个个胸脯丰满，臀部丰腴，肚腹平坦。这全是些乌七八糟的美梦。他这人还不算自私，因为在睡梦中，他还不忘把那些骆驼一同带进天堂分享那些快乐。那些骆驼多亏了他，若是没有他，它们很快就会迷路的。

风暴在穆斯塔法的上方咆哮怒吼着，一层层沙土被吹落在盖在他身上的毯子上；随着风向的转变，毯子上的沙土又被风吹落了下去。穆斯塔法梦见在天堂的边缘有一峰骆驼离他而去了。一阵寒意侵肌刺骨，他本能地向那峰骆驼走去想取些暖气，但是那峰骆驼越走越远。他用毯子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又朝另一峰骆驼逼近，但是那峰骆驼也转身离他而去了。这时，寒风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慢慢地醒了过来。

骆驼开始用蹄子胡乱地踩踏着重地。象往常一样，它们只要一紧张便开始排便撒尿了。驼群中有一头骆驼将一泡尿浇在了盖在穆斯塔法身上的毯子上，把他给彻底闹醒了。穆斯塔法的美梦被搅乱了，他一边咒天骂地，一边连滚带爬地躲开那道热哄哄，发酸的水柱。

穆斯塔法手脚并用忙不迭地站直了身子，他透过毯子的缝隙向外窥视。他冷不丁屏住了呼吸。他看见被风卷起的土墙里有一个人跨着一头驴子向他走来，那人的后面紧跟着一头驴子，那驴鞍上却空无一人。骑在驴上的那个人转过头来瞅着他。

穆斯塔法猛地跳将起来，他顾不得劈头盖脸侵袭过来的沙子，朝驼队主人的帐篷狂奔而去。“哎——呀！哎——呀！死神向我们逼近了！”

福厄德象雷公般地走出了帐篷，他轻舒猿臂一把将穆斯塔法提到了半空中把他当小孩子似地摇了摇。“你给我闭

嘴！”驼队主人怒吼起来。“我们首领的妻子就要生产了，你是嫌他心里不够烦还是怎么着，你干嘛要把你那些白日梦哇哇地嚷出来？”

“死神来了！我亲眼看见的！”穆斯塔法的上下牙齿直打哆嗦。他伸出手向前一指说道：“你瞧，就在骆驼的旁边。”

这时，其他几个人也相继跑了过来，他们一起顺着穆斯塔法指点的方向看去。当那两头驴子从黑暗和遮天蔽日的风沙中走出来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恐惧的喘息声。走在前面的那头驴子背上确实骑着一名长着两个头的汉子。

那帮人来得快去得更急，他们一看见这种情况，一个个都躲进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唯独穆斯塔法在福厄德的两臂之间拼命地挣扎着。福厄德老大不情愿地松开了穆斯塔法，小个子一经逃脱便急忙钻进了帐篷，让福厄德独个儿面对这位不速之客。

福厄德看着那两头驴子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他也已吓得两腿不听使唤了。那骑驴的人对着福厄德说了一句：“Assalanm alayknm”☆。

福厄德不由自主地也回了一句：“Alyrnm asslanm。”

“我想求你帮个忙，”那骑驴人说道。“我们在风暴中已经迷了好几天路了，我妻子快要生孩子了。”

那骑驴人小心翼翼地下来。这时，福厄德才看清楚那骑手的毯子里包着两个人的身躯。福厄德迅速地向向前跨了一步，“来吧，”他温和地说道，“让我来帮帮你。”

塞米尔在黑暗中走了过来，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厚哔叽长

☆：阿拉伯语：你好。

袍。“出什么事了？”他问道。

福厄德转过身来，那女人象一根羽毛似地躺在他的怀中。“老爷，是在风暴中迷了路的游人。”

那骑驴人有气无力地将身子靠在那匹驴子身上。“我不知道我们在沙漠中盲目地走了多久，”说完，他便朝地上倒了下去。

塞米尔一把拉住他，然后将自己的一条胳膊伸到那人的肩下，他说：“靠在我的身上吧。”

那人感激地依在塞米尔的身上。“我妻子，”他呐呐低语道，“她病了，她没水喝。”

“她很快就会好的，”塞米尔宽慰他道，他看着驼队主人说道：“把她送到我的帐篷去。”

“还有我的驴子，”那人说道。

“我会派人照看好它们的，”塞米尔说，“欢迎你到我家去。”

那男人长得挺高，个头比塞米尔还高，大约有六英尺左右；他的脸上长着个大鼻子，一双犀利无比的蓝眼睛藏在浮肿的眼皮底下；由于风沙的侵袭，他的脸上裂开了一道口子，鲜血不停地从那些裂口里渗了出来；他的嘴唇肿胀着，嘴唇上还长满了水泡；他那双布满疤痕的手十分宽大，把捧在手中的小茶杯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此刻，他的妻子正躺在草床上，塞米尔医生刚替她诊断完，他直起身子，那男人用殷切期待的目光瞅着他。

塞米尔转过身去面对着他。塞米尔真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才好，那女人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她几乎处于完全脱水的状态，她的脉搏微弱无力，血压低得使人心悸。“你们

在风暴中行进了几天？”他问道。

那人凝视着塞米尔，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们好象在风暴中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

“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塞米尔说。

那男人沉默不语，他定睛细看着手中的茶杯，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可是塞米尔没听见他发出的声音。那男人端量着塞米尔，问道：“你是个医生吗？”

塞米尔点头作答。

“她还能活下去吗？”

“我不知道，”塞米尔答道。

“我妻子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圣地出生，”那男人说道，“可是那些英国人不给我们登记，所以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能穿过大沙漠，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后面进入这个国家了。”

塞米尔用惊愕的声音问道：“就凭这两头驴子？你们要到那里的话，还得在沙漠中穿行六百英里呢。”

“我们遇上了风暴，所有的给养都丢失了，”那男人说，“这真是一场噩梦。”

塞米尔转过身去面对那个女人。他拍了拍手掌，他妻子的女仆艾达走进了房间。“去准备些糖水，”他对她说。等艾达一离开房间，他就转过身去对那个男人说：“你必须想办法让她喝点什么下去，”他说。

那男人点了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我想你肯定知道我是个犹太人。”

“我知道。”

“你知道这个还愿意帮我们的忙吗？”

“我们现在是同舟共济的朋友，”塞米尔说，“如果我们俩的处境交换一下的话，你会拒绝帮助我吗？”

那男人摇了摇头，“不会的，只要我还是个人，我怎么会那样做呢？”

“我也是如此，”塞米尔笑了，他向那男人伸过手去，“我叫塞米尔·埃尔·菲。”

那男人握住了他的手，“我叫以塞亚·本·伊兹拉。”

艾达手捧着一只盘子和一只调羹走了过来，塞米尔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吩咐道：“再去拿一块干净的小布来。”

塞米尔接过艾达交给他的布坐在床边，他把布浸在热糖水里，然后拿出来按在那女人的嘴唇上。“你在这儿看着我怎样做，”塞米尔对以塞亚说，“然后你也怎么做，你要轻轻地使她的嘴唇扳开，把糖水一滴滴地挤进她的喉咙，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代替葡萄糖静脉注射的方法。你做的时候，动作必须非常缓慢，不能使她的嘴闭起来。”

“我明白了，”本·伊兹拉说。

塞米尔站直了身子，“现在我得去护理我的妻子了。”

本·伊兹拉满腹疑问地看着塞米尔。

“我们刚去麦加朝拜完正要返回，大风暴把我们阻在了这里。和你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生在家里，可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她可能要提前三个星期生产了。”塞米尔做了一个表情丰富的动作。“安拉有时候真叫人感到神秘莫测。如果我们没有到麦加去求他赐给我们一个儿子，如果你们没有想到要让你们的孩子生在圣地，那么我们今生今世也许永远也不会相见的。”

“感谢主把你这么个好心人安排在这儿，”本·伊兹拉说，“但愿他满足你的祈求，赐你一个儿子。”

“谢谢，”塞米尔回答，“愿安拉守护着你的妻子和孩子。”

塞米尔离开了用屏幕隔开的隔间。本·伊兹拉坐在他妻子的身旁，开始用湿布滋润她的嘴唇。

黄昏降临之前，大风暴肆虐到了极点，帐篷外大风的咆哮声如同加农炮发出的轰轰炮声；卷地而起的泥沙犹如冰雹似地打在帐篷上，铮铮有声。娜比拉心惊胆战，加上疼痛难当，她不由得尖叫起来。“我肚里的孩子死了，我已感觉不到那孩子的生命和运动了。”

“别作声，”塞米尔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娜比拉伸出手去抓住塞米尔的臂膀。她用绝望无力的声音说：“塞米尔，我求求你。记住你对我许下的诺言。让我去死吧！”

塞米尔看着自己的妻子，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娜比拉，我爱你。你会给我生一个儿子的。”他一面说一面动作迅速地把针头刺进了她的静脉，娜比拉一点都没感觉到，吗啡在她的体内开始起作用，疼痛逐渐消失了。

塞米尔疲乏地直起了身子，他已用听诊器听了两个多小时了，但他无法听出孩子的心跳声，而娜比拉的疼痛感又一直有增无减，但是她的产门已开。

“艾达，”塞米尔对老女仆说，“去把驼队主人叫来，我接生时需要他帮忙。别忘了叫他在进帐篷之前把手彻底清洗一遍。”

艾达点了点头便诚惶诚恐地跑出了帐篷。塞米尔迅速把手术器械摊在床边的干净白布上。

突然间，娜比拉浑身痉挛起来，鲜血不断地从产道里涌了出来，事情非同一般——娜比拉开始大出血了。她扭曲着身体想用力把孩子推出体外，可是塞米尔却怎么也摸不到那

孩子的头颅。他知道眼下出了什么问题，胞衣把子宫口堵住了。

床垫上的血迹斑在迅速扩大，塞米尔感到自己的心收紧了。不能再犹豫了！他发疯般地干起来。他把手伸进了产道，张开子宫颈，这样他就可以把胞衣拉出来了。当他把血迹斑斑的胞衣拖出来时，不小心把羊水弄出来了，但同时把孩子从娜比拉的体内也取了出来。他敏捷地剪断了脐带，然后转身去看娜比拉，他看见娜比拉的血已经止住了，不由得长长地舒了口气。至此，他第一次把目光落到了那个孩子的身上。

这是个女婴，已经死了，他用不着用手去碰她就知道。他转过身去，低头看着娜比拉。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怀上孩子了，更不会怀上儿子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妻子永远也不会再怀孕了，因为怀孕对她的生命威胁太大了。他感到万念俱灭。也许她的话是对的，对她来说，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

“医生！”本·伊兹拉站在门口。

塞米尔凝视着这个犹太人，他热泪盈眶，一语不发。

“我的妻子，医生，”本·伊兹拉的声音颤抖着，充满了恐惧感，“她停止了呼吸！”

出于本能，塞米尔拿起医药包，他朝娜比拉深情地望了一眼。吗啡开始起作用了，她睡得十分安详。他迅速走到另一个隔间。

塞米尔跪在那个静无声息的女人身旁，他用听诊器听着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争分夺秒地将一管肾上腺素针剂直接注入伊兹拉妻子的心脏；他强行扳开她的嘴想对她进行人工呼吸，可是毫无效果，最后，他转过头来对伊兹拉说：“我很遗憾！”

本·伊兹拉睇视着他。“她没有死，”他说，“我看见她的腹部在动弹。”

塞米尔低头看着那个女人。本·伊兹拉没说错，那女人的腹部正在上下起伏着。“是孩子！”塞米尔惊叫一声，他把手伸进包里拿出一把手术刀。

“你要干什么？”本·伊兹拉问。

“把孩子取出来，”塞米尔解释说。“现在还来得及，要把孩子救出来。”

塞米尔已经没有时间慢慢解开那女人的衣服了，他快疾地将她的衣服割开。那女人的腹部裸了出来，她的腹部高隆起着，上面还有几块乌青。塞米尔对伊兹拉命令道：

“你现在闭上双眼——不要看。”

本·伊兹拉听从塞米尔的话，照办了。塞米尔手脚麻利地用手术刀切开了那女人的腹部，当他把那女人的腹腔打开时，她的肌肤还发出了响声。不一会儿，塞米尔把那女人肚里的孩子取了出来，他立刻割断脐带，打了个结；然后，他在婴儿的臀部清脆地拍了两下，顿时，整座帐篷充满了婴儿的哭声。

塞米尔看着那孩子的父亲，“你生了个儿子。”他说。

本·伊兹拉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我生了个儿子，可叫我怎么办呢？”他沮丧地说，“没了女人，我还要穿过六百英里的沙漠地，这孩子必死无疑了。”

“我们会送你些吃的和用的东西的。”塞米尔说。

那犹太人摇了摇头。“还是没有用的。我自己一直在躲避警察的追捕，我无法向这孩子提供任何东西。”

塞米尔陷入了沉默，然后，他把孩子抱在怀里。

本·伊兹拉望着塞米尔问道：“你的孩子呢？”